2004年中国争鸣小说精选

红孩　主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内容提要

本书收录了《民工团》、《马嘶岭血案》、《我承认我最怕天黑》、《大年》、《去张集》等10篇小说作品。

书　名：2004年中国争鸣小说精选

作　者：红孩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

ISBN：7-5354-2936-X

中图分类号 I247.7

定　价：24.00

小说是何物（代序）

红 孩

编了很多年的小说，也学着写了很多年的小说，包括看了很多年的小说，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在越来越不知道小说是何物了。其实，在我周围的人群中，跟我有着同样的感觉的还真不在少数。

我相信，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有着一定的文学情结。有的人偏重小说，有的人偏重散文，有的人偏重诗歌。前几天，在一本文学期刊上，见有一位资深编辑说，小说是语言的艺术。我对此很不以为然。道理很简单，小说是语言的艺术，难道散文和诗歌就不是语言的艺术？

本来，小说和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帘之隔。如果置在更久远的年代去考证，恐怕小说和故事是很难区分的。我以为，小说和故事的区分在于，小说强调的是书面性，而故事更接近于口语。当小说尚不能登大雅之堂时，小说就混同于故事在民间流通。

我这里所说的小说强调书面性，主要是根据近百年的白话小说发展而言。为什么我要强调书面性呢？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小说在进入白话小说以后，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小说开始承担革命任务，它在具有革命的一面的同时，还兼有具有

商品的一面。说白了，靠写小说可以混饭吃了，不仅自己可以吃，而且全家都可以吃。至于靠写小说而再谋取个一官半职，甚至享受高官厚禄的，就更是前所未有的世界奇观了。

小说具有了商品属性，小说家必然成为一种职业。

俄罗斯、英国、法国、美国，无不可以说是文学大国。我没去过这些国家，也没看过这些国家关于文学数字的统计。譬如他们有多少文学青年，有多少文学期刊，有多少文艺出版社，有多少文学研究所，有多少作家协会，有多少文学院，文学院里养活多少专业作家，一年能开多少次小说研讨会，有哪些小说出版后引起学术界争鸣等等。此外，我还想知道他们这些国家一部长篇小说能印多少，作家的版税是多少，他们能否靠稿费自己生存和全家生存以及政府会不会给他们设置什么诸如“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一类的东西，作家一旦得到了这样的奖项是不是就可以评个高级职称，受聘于某大学当教授，或者捞个“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一类的政治荣誉。总之一句话，在国外写小说究竟能有多少实惠？

我敢肯定，一旦有人发现国外的作家在某些待遇上比中国作家高，用不了多久，作家们就会在加入 WTO 的热潮还未完全平静时马上致函国家主管部门要求尽快与国际接轨。只可惜，凭我的猜测，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作家都不会像今天的作家这样享受着阳光和煦的日子。好在中国的作家协会还没出台什么“中超联赛”，如果要搞，我看来自世界各地的外援准会蜂拥而至挤破门槛子，原因很简单，甭管写的咋样，先弄个年薪百万再说。这不由让人想起著名电影《百万英镑》，过去一提百万，让国人做梦都不敢想，如今不用了，只要作家们有信心，年薪百万的日子就指日可待。

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就是小说，谁再有事没事乱提小说的故事属性，说不定就有个别作家跳将出来扇你的耳光，怎么着，

你这厮要砸我等之人的饭碗吗？你如果敢这样做，我就敢先砸你的脑袋！至于批评家对书面性小说的批评，恐怕就更要三思而后行了。说不定你的批评真的让这个或那个作家下岗了。电视上虽然不断地在上演下岗再就业的电视剧，工人还好说，只要能填饱一家老小的肚子，什么都可以不考虑。可作家们就不行啦，大小也是个知识分子、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啊？知识分子什么都可以不要，唯独面子不可以丢。

但问题并没有解决。你作家要面子，不肯干别的。那批评家就愿意改行吗？回答肯定不行。谁让上帝天生就给批评家一副挑剔的嘴脸呢？有道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即使你不让他写小说争鸣，他也会去写抨击时弊的杂文、随笔的。管它观点如何，毕竟也能换取不菲的稿费呀。即使真的永远挣不到百万富翁，但经过努力，要实现一个人的小康也不是不可能的。

我很感谢这个社会能让批评家说话，并且通过批评还能过上不错的日子。如果某一天文学批评、小说批评也能像批评其他行业那样，或者说能勉强恢复到二十年前那种百舸争流的场面，我想我们的读者该是最幸福不过的了。读者幸福了，小说家离真正的幸福就不远了。

2004 年 10 月 30 日　梨花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小说是何物（代序） …… 红　孩（1）

民工团 …… 残　雪（1）
“无物之阵”里的生存隐秘（评论） …… 夏　烈（44）
权力与欲望：精神强力的形式（评论） …… 林　舟（48）
马嘶岭血案 …… 陈应松（53）
惊心动魄振聋发聩（评论） …… 冯子礼（109）
“血案”的市场解读（评论） …… 郭东军（113）
我承认我最怕天黑 …… 乔　叶（117）
清醒女人与疯狂（评论） …… 子　丰（157）
除了黑夜，还是黑夜（评论） …… 梁晓云（161）
大年 …… 郭文斌（165）
含泪的微笑（评论） …… 史佳丽（190）
画外人（评论） …… 王清淮（194）
是评者误读还是作者张冠李戴？（评论） …… 运　沂（197）
去张集 …… 刁　斗（200）
拟真图景中的欲望表达（评论） …… 郝　雨（216）
作家想象的局限（评论） …… 王晓云（219）
你在英国怎么了 …… 姜　敏（223）
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评论） …… 张宗刚（255）

“第一人称”惹的祸（评论） …… 江　东 (259)
手心手背 …… 温亚军 (264)
小说的寓意（评论） …… 王久辛 (299)
离奇的假定与无力的结局（评论） …… 傅　翔 (306)
猎头 …… 季　宇 (311)
贴近现实　高扬道德精神（评论） …… 刘　云 (359)
现实伦理规约下的沉重肉身（评论） …… 赵　蓉 (363)
夜间服务 …… 曹怀新 (368)
失真、失范、失序的悲哀（评论） …… 韩大伟 (427)
不该留下的缺憾（评论） …… 司秀丽 (432)
幸福像花儿开放 …… 刘太白 (437)
幸福的花儿在哪里（评论） …… 红　孩 (481)
欲望的背影（评论） …… 子　丰 (485)

民 工 团

残 雪

我是2月3日跟随大队人马到达这个大城市的。我记得那天傍晚天下着大雪，整个城市阴沉沉的，街上行人稀少。走一段就看见一个高档的餐馆，里面热气腾腾，灯火辉煌，人头攒动。为头的带着我们这一群人在雪地里走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到达住的地方，我们的行李铺盖全部被雪花弄得湿淋淋的，脸都被冻得麻木了，说话结结巴巴的。

我们的宿舍是一座破旧的高楼的地下室。地下室有两层，我们民工团租住在下面一层，同车库相邻的地方。这是一个不见天日的处所，幸亏是冬天，室内还开了暖气，所以我们一到这里心里就轻松起来了。我们六个人住一间十平方米的小房间，房里有三个双层铺。大家立刻将被子毯子摊开在床上，以便睡觉之前稍微干燥一点。刚刚换掉湿鞋袜，工头就来喊我们去吃饭了。

饭是在工棚里吃的，伙食比乡下好多了。我们吃洋葱炒肉、南瓜和番茄鸡蛋汤。每个人都可以吃饱，只是动作要快，不然做菜的大师傅就要来夺碗了。同来的灰子是独生子，吃饭吃得慢，在家时还挑食。厨师站在他身后注意了他半天他也没发觉。我们都吃完了，蹲在地上抽烟。忽然听见“哐当”一声响，是厨师摔了灰子的碗，饭菜都倒在泥地上。灰子一脸通红，眼里噙着泪不

敢哭出来。厨师还不罢休，揪着他的衣领要他“滚回去”。大家都去劝架，厨师这才骂骂咧咧地松了手。后来还是葵叔带灰子到街上去，买了一张煎饼让他吃了。葵叔是灰子的叔叔，灰子就是他带出来打工的。

吃饱了饭，回到臭烘烘的宿舍里，我们一个个都变得睡眼的。但是被单和棉絮还没干，所以大家都还撑着不睡，只是靠着墙打盹。昏昏沉沉之中，忽然被一声炸雷似的吼叫惊醒，原来是工头进来了。

“你们这些家伙不想活了啊？明天一早就要上工，到现在还开着灯在这里赌钱！我要把你们通通赶走！”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说我们“在这里赌钱”。可是容不得我细想了，我赶紧铺好棉絮，找了一件没被弄湿的衣服铺在上头，不管不顾地躺了下去。接着工头就熄了我们的灯，又到隔壁骂人去了。他就这么一路骂过去，我们六个人躺在床上听得清清楚楚。睡在我上面的灰子似乎在哭，又似乎是擤鼻涕。开始我还对他弄出响声感到很气愤，后来我就睡着了。当我们第二次被吵醒时，却是叫我们起来开工了。我看看放在箱子上的闹钟，才三点过五分。我有点怀疑工头是不是弄错了时间。

除了灰子外，我们这些人的工作都是背水泥。有三辆长车箱的卡车停在路边，必须在天亮前将那些水泥都背到工地上，因为天一亮城管队看见路边的水泥就要来罚款。我们在家乡都背过碎石子，所以这活难不倒我们。

背了几趟我们就尝出了这活的厉害。水泥一袋有两百多斤；搭在车箱上的跳板又高又窄；工头又站在旁边催命一样催；再加上没吃早饭，我们背了几趟之后腿就发软了。但每个人都知道只能进不能退，如果在跳板上闪一下恐怕一生都完了。至于临阵逃脱，我们连想都没想过，谁愿意再回乡下去啊。

“有志者事竟成”，第一天早上就这样熬过来了。到后来我感

到自己完全是在出冷汗，似乎要晕过去了，幸亏那时水泥也背完了。王肚皮第一个冲到街上的烧饼铺，买了八个烧饼充饥，因为食堂开饭还得等一气。我的腿子发抖，一步一挪，过了好久才挪到烧饼铺坐下。吃了五个烧饼之后总算恢复了一点元气。

烧饼铺的老板娘是个斜眼的高个子女人，她定睛看着我狼狈的样子，鄙夷地说：

“我的烧饼就是专门卖给你们这种人吃的。除了你们，谁会起得这么早啊。”

吃完烧饼我站起来要走时，她又开口了。

“我说这位兄弟啊，你怎么也落到这种地步了呢？”

我很生气，觉得这人实在是 嗦，就说：

“落到什么地步？总不会死人吧？”

“这个嘛，就很难说了。”

她一扭一扭地进去了，显得风韵犹存。我还从未见过这么爱管闲事的人。莫非她把我们这一大群人都看做死囚了？为了什么呢？

每天白天的工作是挖土方、扎钢筋、倒预制板、搭脚手架等等。有什么活干什么，每天干完后骨头都累散了架。没有人敢偷懒，稍微歇一歇工头就威胁要我们“滚回去”。工头的眼睛就像是粘在我们背上一样，哪怕上厕所也被他紧紧地盯着。

我看见灰子了，他在我干活的地方挑灰，那是比较轻的活。这个十六岁的男孩的样子完全变了，才几天时间，圆脸就变成了尖脸，眼睛下面一圈黑晕，狭窄的肩膀挑着两小桶灰，腰弯得像虾子一样。我始终想不通，他为什么要来做民工呢？他家境不错，父母都健在，听说还有个姑姑在城里，有时可以援助他们家。他实在没必要来这里挣钱。

由于每天清晨三点就得起来干活，所以大家都抓紧时间早早

睡觉。听说城里有很多好玩的地方，还有夜市，但我们哪里有钱去玩呢？就算有钱，又哪里有时间呢？每天七点才收工，吃完饭、洗完澡、洗完衣服，就快九点了，得马上上床，不然第二天干活就要出事。我们邻村一个小伙子，就是因为睡眠不足，不知怎么掉进石灰池里去了。后来在附近小医院里胡乱治了一下，拉回家去等死。听说先前还从脚手架上掉下一个，当场就没命了。工地上还有很多传说，我们这一批人胆子小，到了外地之后格外谨慎。

民工之间聊天之类的事是越来越少了。除了时间的原因之外，最主要的是因为建筑队里流行一种告密的风气。有很多人去向工头告发自己的同事，为的是换取轻松一点的活儿。工作实在是太艰苦了，告密的举动也是可以理解的。有一个告密者，还没来得及换上轻松活儿就躺倒了，大病，只得派人送他回家。自告奋勇送他回去的人正是被他告发的老实巴交的堂叔。工头对那堂叔说，回去了就不用来了，工地人手有富余，三天后民工团就要解散。堂叔一边走一边落泪，不知道他是怜悯自己呢还是怜悯那告密者。我的原则是不同任何人拉家常，我知道所有的是是非非都是拉家常拉出来的。

一回宿舍大家就睡觉。睡在我上面的灰子最近已老实多了。他的活比较轻，工资少得可怜，可他还在硬挺着，从来没提过回家的事。这小孩真是自讨苦吃。他的母亲来工地上看过他一次，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后来被他暴躁地骂走了。灰子这小孩的内心离他娘太远。他的叔叔葵叔，更是个不可理喻的汉子。这个叔叔每年出来当民工，一回到村里就赌咒发誓，说：“砍了我的脑袋也不去建筑队了，死人的地方啊。”然而没过几天，他老婆又帮他准备行装，他又坐着长途汽车出发了。我们这一大群人都是他带出来的。实际上，我们是有心理准备的，但工作的繁重还是超出了我们的承受力。我每天都在恐惧中，生怕自己生病，出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不过我不相信到了这里都死路一条，葵叔不就活得好好的吗？

我们的工头姓杨，他的上级是包工头，他死心塌地为他的上级卖力。有一天吃饭时我刚好坐在他旁边。他和大家一样匆匆地吃完，放下碗，点上一枝烟。随着一声“喂”，我面前的桌子上落下了一根烟。杨工头居然向我敬烟，这不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吗？他清了清嗓子要同我说话，周围的人全都知趣地走开了。

“我说你啊，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的呢？”

他说，然后他傲慢地喷出一口烟。我觉得这句话很耳熟，可一时又想不起自己在哪里听到过。见我答不上他的问题，他就笑了起来。

“你好好想想吧。你看看我们民工团里，谁是最喜欢偷懒的家伙呢？我要搜集这方面的情况汇报上去。灰子这个小孩子怎么样？他不是同你住一起吗？你最了解情况。”

“不，我并不了解他。你也看见了的，我同谁都不说话，我只想把活干好。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会吃苦。”

“那你这样做不是脱离群众了吗？”

杨工头停止吐烟圈，板起脸来。

“啊，也许吧。我是不管别人的事的，我只想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

“这样可不行！”

他斩钉截铁地说完这句话，撇下我走出去了。

杨工头的话令我忐忑不安，熄灯后我在床上好久没睡着。我和村里的男劳动力一样，也是自愿来民工团的。我要养活老婆孩子，如果不外出赚钱，在家乡就只能长年过一种半饥不饱的生活。杨工头说我“落到这步田地”的话是完全错误的。虽然这里的工作苦得超出了想像，饭还是可以吃得饱的，况且不是还可以赚钱吗？拿了钱回去，家里人也可以吃得饱了。他今天找我谈话的目的就是要我告发别人，我当然不能遂了他的心愿做出这种事

来，哪怕让我不干活光拿钱也不能。我眼前出现灰子那张沮丧瘦削的脸。不知怎么，睡在上铺的他今天夜里也不安宁了，他反复辗转，弄得床铺吱吱呀呀叫。是不是工头又去找他谈话了呢？我心里可怜这个小孩，又有点气愤：在家呆得好好的，偏要跑到这里来寻死！

因为夜里没睡好，我和灰子两人的脸色都极难看。我还发现这小孩在躲着我，也可能是杨工头在他面前造了我的谣。我想，他要造谣我也没办法，身正不怕影子歪吧。

从后面看去，灰子的样子像个患病的人，风都可以吹得倒一样。奇怪，工头居然没有打发他回家。要是真打发他回去了，倒不失为一件好事呢。

我在装脚手架的时候，有个邻村的家伙总往我跟前凑，想要同我说什么事。我尽量避开他，不想听他的。我心里事情已经够多了，干这个活可不能出岔子。他见我硬是不理他，就悻悻地走开了，还朝地上吐了口浓痰。他不知道和工头谈话后，我已暗暗下了决心，不让工头找到我的差错。我要使工头看清：我是个言行一致的人。

然而我内心的平静很快被打破了。我隔壁房间的一个中年汉子对我说，有人告发了我。他让我小心。我没有向他打听详情，这种事，越打听越糟糕。

果然，我又被派去背水泥了。这一次就不只是背一早上了，我整整背了一天，第二天还得继续背。是谁告发了我呢？我又发现灰子也被调换了工作，调到相对繁重的挑沙队去了。挑沙队从早到晚挑，连喘口气都不可能。当天夜里我就听到他在上铺发出痛苦的呻吟，到了下半夜又喊救命。我以为他早上起不来了，谁知他还是起来了。这个娇生惯养的独生子看来并不是等闲之辈。

啊，我觉得自己快要累垮了。我浑身都不舒服，汗如雨下，

甚至吃饭都吃不出味道了。但是怎能躺下呢？一躺下，什么都完了。我心怀恐惧地回到地下室，车库不知怎么没开灯，我只好摸着走。突然，从一辆轿车后面蹿出一条黑影，朝我逼近。

“谁？”我声音发颤。

那人不吱声，走到我面前一把搂住我，凑近我的耳朵说：

“你的情况都是灰子提供给我的，他说你时常发泄对民工团的不满。你不要担忧，明天就可以让你休息一天，不过不是呆在宿舍，而是去公园。你真幸运啊，老兄！”

我很想看清工头这张丑恶的脸，但他用力推了我一把，将我推到灯光那边，他自己又缩到黑暗里去了。他刚才说的灰子告发了我的话肯定是骗我的，他在挑拨离间。如果灰子真的告发了我，为什么他没能换个轻松点的活儿呢？这种人的话当然不能信。

既然第二天可以休息，我就睡得很死，一个梦都没做。工头来叫我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这一觉真是酣畅极了，我来民工团之后还从未这样享受过呢。自然，我的病也好了。工头让我上伙房吃饭。

由于已经过了开餐的时间，厨师就让我去吃小灶。我的菜是蘑菇炖肉、羊肉汤，还有粉条豆腐。没有人催，我可以慢慢吃。

厨师抽着烟袋，看着我说道：

“你今天去公园，一举一动都要用些心机啊。怎么说呢，这是个危险的大城市，我在这里呆了多年了，什么没见过？时常，就在你自以为是休息时间，可以放松的当儿，不幸就发生了。有一个女的，是原来的厨师，在公园里玩得好好的，一下子就被从笼子里逃出的老虎吃进了肚子。啊，吃饭时不说这些，我和你开玩笑呢，不要放在心上。”

我偶尔瞥一眼他，看见他正热切地盯着我，似乎还有话要同我说，但他没说。

我吃完的时候，他突然又气愤地说了一句：

“灰子那小子，给脸不要脸，迟早要完蛋！”

厨师一定是嫉妒我有了一天休息才说出那些鬼话的。唉，这个地方啊，你就不要期望别人嘴里说出什么人话来。想一想也情有可原，这个厨师，终年在低矮的棚子里闻油烟，从来也没见他有休息的时候，这样的生活，叫他怎么不满肚子的愤怒呢？也许他同我一样，在乡下也有家小，所以不得不坚守在这里吧。这时我心里突然又起了疑惑，怎么只有我一个人有一天休息呢？来的时候我们都被告知过：民工团里没有休息日，每天都要做，做到躺下为止。

一会儿就有一辆吉普车停在院子里，车子又破又旧，差不多要报废了。工头走进来叫我坐车去，说公园离得很远。

车上只有我和司机两个人。司机的脸又粗又黑，眉毛像两把小扫帚，身上酒气醺醺的。我听说酒后开车很危险，但已经上了他的车，只好听天由命了。我注意到司机一直没有朝坐在旁边的我看一眼，不知道他是看不起我呢，还是讨厌同别人谈话。

现在我可以好好地看一看这个城市了。同我来的那天一样，这个城市的特点就是那些红红绿绿的饭店。有的饭店门口站着穿金黄色服装的侍童，穿红袍子的小姐；但大部分饭店都关着门，因为现在不是吃饭的时间。除了饭店之外，我还看到了许多住宅区，它们朝街的出口一律是黑色的大铁门，门上都有一把大锁。这些住宅区都住的什么人呢？也许每个住宅区都有另外的出口吧。

车子越开越快，我被劣质汽油的味道呛得发晕，差点都要呕出来了。这时我的视野里出现了郊区的风景，大概我们已经出城了，我已闻到了泥土腥味。我看到车子开进了一座红色的牌楼，牌楼进去是大片的黄土，没有树也没有房屋，显得很荒凉。我正在琢磨自己到了什么地方时，车子就“嘎”地一个急刹车，我的

脑袋差点碰到了前窗。

我等司机对我发指令，可是司机绷着一张脸不吭声。忽然他站起来，上半身越过我，用他的拳头“嘭”地一声打开了我这边的车门。很显然他是要我下车了。

我看着那一片黄土心里发毛，脑子里立刻浮出一些谋杀的场面。但我想没人会要杀我的，一个乡巴佬，身上一文不名，杀他干什么呢？当然，有可能被掳去当奴隶，城里四处流传着这种流言。

见我不下车，司机就火了，他抡起一把扳手要来砸我，吓得我滚了下去。我忍痛爬起来之际，车子已开走了。司机从驾驶室里探出上半身，喊道：

“我五点钟来这里接你回工地！”

我警觉地打量四周，我打算这个时候如果有人来袭击我的话就往牌楼那里跑，我记得出了牌楼就有一些商店和房屋。但我的担心是多余了，这地方除了黄土还是黄土，黄土上癞子似的长着一些乱草，不要说人了，就连一只鸟都见不到。我忽然想起，我现在已经失去了方向感，这里显然没有进城的班车，惟一的办法就是等到下午五点，让司机来接我。但万一司机骗我呢？我一边胡思乱想一边走到牌楼下面。抬眼一望，右边是一个皮革服装厂，左边是一个亭子，亭子里有一群汉子在打牌赌钱。我想了一想，决定先去亭子里。那些汉子也是同我一样的乡下汉子，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他们当中有两个人似乎有点面熟。

我在亭子里站了一会，没人理睬我。最后，我瞅住一个空子问一个年纪大点的人进城该如何走。那个人翻了我一眼，很不情愿地说：

“你不会去问灰子吗？”

我心里一兴奋，急追问：

“灰子？他在哪里？！我正要找他！”

那人朝对面一努嘴，说：

“到皮革厂去找！”

皮革厂里头机器轰鸣，弥漫着极为刺鼻的化学药水味。一进大门就是车间，车间的面积很大，一眼几乎望不到头，但屋顶却十分低矮。所有的男男女女都趴在缝纫机上劳作，这些人的样子看起来也很相似。我沿着狭窄的过道绕车间走了一圈，没有碰上一个我可以询问的人。我只好出了车间走到一个堆满了皮革的院子里，我想在这里等待某个人的出现。我等了好一会儿，却没人来这里。我又来到一个类似库房的、紧挨车间的偏屋里，那里有一个秃头正在算账，圆珠笔夹在耳朵上。

“这里有名叫灰禹的小伙子吗？”我发出的声音意外地响亮。

秃头立刻抬起头来，怕光似的用一只手挡在眼睛的前方。他做了一个手势，让我看他身后的水泥池。池子里果然站了一个人，他的小腿淹没在染皮革的黑水里，裤管扎到了大腿根。他正是灰子。我看着他，忍不住自己的寒颤。

“灰子怎么会在这里啊？”

“你不也在这里吗？我一早就来了。我的工作就是将皮革翻过来，这工作倒不累，就是有点冷。真的有点冷。”

他弯下腰去咳嗽，憋得一脸通红。我觉得他要生大病了。他咳完后，就从池子里爬出来，将两只染得黑黑的脚套上长统套鞋，也不穿袜子了。他好像对一切都无所谓了。这个小孩的变化真是惊人。

“他们叫我休息一天来游公园，可公园怎么是一个这样的地方！”我气愤地说。

“我倒是早料到了。”灰子撇了下发青的嘴唇，淡然地说，“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反正是可以适应的。”

“你的适应力也太强了吧。”我讥讽地反驳他。

“难道有什么事适应不了吗？咳嗽也没什么可怕的，你刚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